

西亭回忆西藏

《西藏口述历史计划》纪录

2007年7月5日，印度拜拉库比

我来自康区的如美(今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如美镇)。在我 15 岁前，我父亲一直骑骡子到中国和拉萨做生意。其实，我不清楚他拿甚么货品到中国卖，但他总带着茶叶和黄糖回家。我母亲和其他家人则干农活和放牧，我们是牧民。我们种植小麦和大麦，在我的家乡，任何东西都能生长。

中国人来到之初

有一次我父亲从中国做完生意回家，他告诉我们中国人令百姓生活困难。有人认为西藏位置偏远，情况不算很差，也有人警告我们将会面对相同的遭遇。当时我大约 10 岁。

在我大约 12 岁时，我目睹一支约 300 人的中国军队来到我们的村庄。其中一位军人非常有爱心，他很喜欢小孩儿，还送他们糖果。这些军人协助村民工作，他们说他们会在未来两、三年兴建学校和房屋。我们就这样在中国人指挥下生活了一段时间。

在我大约 15 岁时，我们的领袖全被带到巴县（今重庆市巴南区）出席一个会议。洛尼乡的人群起反抗。结果所有领袖被中国人囚禁，包括我们的村长，他被囚禁于巴县。虽然中国人饶了部分领袖的命，但长老们都死光了。后来，中国人释放生还的领袖，让他们回家，却有更多战斗发生。

保卫军被打败

从我 15 岁开始，我村一直与中国人对抗，直到我 19 岁。尽管没有人被俘，很多人却因此失去了性命。男士投入战斗，其妻儿则干农活。我不是特别惊恐，因为我相信西藏人民，希望他们击退中国人。我以为他们真的能够将中国人赶走。

有一天，我父亲从战场上回来，他说他们被敌人打败了。我们甚么东西都没有拿，漏夜逃亡。三天后，我们逃到我父亲的家乡察雅县。那时候，察雅县很和平，我父亲的家人不打算离开，可是我父亲坚持继续逃亡。他花了一个月收拾行装，又准备马匹。然后我父母带着三个儿女离开，留下我和妹妹跟其他家人一起。每当我想起这一幕，我都不禁落泪。

我从未想过削发为尼，直至我跟父母分开，我才知道出家是我唯一的出路。虽然中国人禁止我们成为僧侣或尼姑，但我的村长是个好人，他没有举报我。况且我没有搬进尼庵，因为在我的村里根本没有尼庵。

拆毁寺庙

我跟当农夫的亲戚一起住，所以我要田里干活。我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年。在我 20 或 21 岁时，中国军队于藏历 3 月来到察雅县。察雅县的老百姓不欲缴械投降，中国人于是想办法攻击他们。有人跑来告诉我们两天内中国人将大军压境，我们便逃到森林中。

在第二天大约凌晨 3 时，萨窝寺传来爆炸声。萨窝寺位于山中，山的外面有卡达寺，两寺差不多同时被炸毁。萨窝寺的僧侣在袭击前已撤离现场，但卡达寺的僧侣却全在寺内被炸死，连喇嘛也遭难。

后来，中国人说其他小寺庙不能保留，所以村长们（他们由中国人任命）强迫西藏人民拆掉所有寺庙。他们直接挖掘地基，墙壁随之倒下，有时候倒下的墙壁会意外压死在下面的工人。若有人说大家不应拆卸寺庙，他会被送去当苦工或被囚禁，就像我们的领袖一样。

被摧毁的小寺庙不计其数，其中一个叫拉古卡寺。中国人将它拆掉，把里面的经文散落一地。我看到整条路布满经文，我也亲眼目睹罗莫寺和帕拉寺相继被拆掉，帕拉寺的喇嘛还被痛殴一顿。

殴打、囚禁及自杀

我被送到姑母家。那时候，市面气氛很平静。我跟姑母一起住了一年，我也 22 岁了。我以为再也不能跟父母相见，我曾感到非常绝望。一年后，村里的著名人士，包括我姑夫，全被召到一个会议，然后被中国人囚禁。他们被带到加觉出席一个会议，当他们到达加觉后，他们的皮带和鞋带全被没收，因为很多人以皮带自缢。接着，他们被关进一间黑房里。

我曾想过自杀，但我从来没有勇气自残。每天我都想着离开世界，我总不能实行，或许我命不该绝。其实我一直期盼与父母重聚，心想日子会好过一些，这想法给我力量。否则，我应该生无可恋。

我们的家仆被带走，他们获分配财产，与我们分开，我们被迫住在牛棚。中国人将我姑夫押回村里，并且毒打他，令我姑母很难受。我看着姑夫被打，他们对姑夫拳打脚踢，拉扯他的头发和耳朵，还拖行他在地上。打他的是中国人，不是西藏人。村里所有人被迫看完整个过程，殴打持续了三天，接着他们又被送回牢中。

到森林匿藏

看着自己的丈夫被痛殴，我姑母感到很害怕。她希望她的家人带她到森林里，她情愿在那儿死去，也不想被人打死，我们于是一起逃到森林。在我的家族里，我叔叔和他三位儿子，还有一位阿姨和她那当僧侣的儿子在森林居住。其他男丁也住在森林里，但他们不是住在一起，而是分散居住。

其他村民要向我们提供食物，因为我们在森林中没有东西可吃。如果中国人看到村民偷运食物给我们，那些村民会被打和拉去坐牢。我们给他们太多麻烦，所以当他们叫我离开，我们会听从。村子里有 300 至 400 人，以及大约 300 至 400 只骡和马。

我们的财产全被夺去，我们身无分文。我和一位尼姑到曲塔村找食物，我们在那里中国人抓住，因为我们不是来自曲塔村的。我们被押到左贡县，在那里被关了 15 天。那里还有 500 至 600 人，男女都有，全都是中国人抓回来的。所有人被囚禁在大雅寺，中国人杀了其中三个人。

回家接受隔离

我被送回如美，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人。我到了我妹妹和三位侄女住的地方，我们五人终于团聚。我们被迫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，那不是我父母住的房子，而是我们以前

养羊的地方。房子只有一半是完整的，另一半已经倒塌。中国人将最糟糕的土地分配给我们，我们连一小口的食物也生产不了。我们只获分配少量粮食，只能勉强糊口，不至于捱饿而且。我们也不许跟其他人交谈。

我们曾有段轻松的时期，那时候我们还有宗教自由，过上了一两年愉快的时光。我们可以跟其他人交谈。后来，一切都变了，我们要遵守严苛的规则。我们的村长被毒打，弄得他们五痨七伤。之后的三年，我们却过得快乐。

到了 1970 年，我们的领袖再被痛殴，这次不论老少全部遭殃，包括我和其中一位侄女。她因为探访其他人而被打，我是家中最年长的，所以我也被打。中国人非常固执，他们坚持我跟村长有阴谋。他们不断的打我，然后将我囚禁一个月。他们把我双手绑到身后，然后把吊到半空。在那段日子，我的肩膀痛极了。

我和我侄女被关在同一空间里，其他人被关进各自的房子里，我们与他们隔离。中国人把门锁上，不让我们到其他地方，他们每天强迫我们干苦活。批斗每月举行一次，我被带到现场观看。以前有影响力的人每天都被批斗，我想我不是有名气的人，所以不关我事。长老一年被批斗几次，每个人都看过他们跪在地上接受批斗。我是在我 33 岁时接受中国人的批斗。

我们一个月后获释回家。然而，我们仍要遵守严苛的规定，包括不能擅自离开居所或和其他人交谈。不过，没有人殴打我们。我们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屋，我住了 13 年，自谋生计。

新税制和公社制度

中国政府开始征收税项。老百姓的生活完蛋了，因为中国人任命不学无术的村民为村长，他们竟然说一英亩土地能种出 25 袋粮食！中国人信以为真，以这资料进行计算，然后向我们征税。每人一个月要获得 30 公斤粮食，其余上缴中国政府。我们大部分的收成品被夺去，我们没有足够粮食，百姓几乎饿死。

大概在 1973 或 1974 年，地主被平民包围，他们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牲口，交到公社去。每个人都要干活，然后我们平均分享收成品。我们一直工作，却没有足够粮食。那些村长没有工作经验，只依靠其他人提供日用品。他们是领导，但他们的计划走歪了。农产品失收，我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供大家分享。我们生活遇上许多问题，因为食物从来不够。

整个社会没有发展可言。在改革开放之前，百姓受尽苦难。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开放。在毛泽东死后，人民公社运作了一至两年，我们的公社是第一批倒闭的。大家平分土地和牲口。后来我们可以选择自由工作或留在家里。百姓可自由迁徙，以寻找粮食，直至我们再被禁足。我们的生活总算有改善。

父母是唯一令我逃走的原因。我一直听说我父母在印度，1980 年，一位从印度来的僧侣到访我村。他认识我的家人，他说我父亲已经去世，可是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还健在。那天之后，我决定不再留恋西藏，我要逃走！后来，我跟母亲重聚，和她一起生活了 16 年。我从未想过真的跟母亲重聚，我以为一切是假的，只是我做梦而已。